

艺术·殿堂

合唱是群众艺术的基石

——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观察

本报记者 刘 森



西安音乐学院合唱团



中国首都警官合唱团

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日前在江苏苏州举行。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部队的35支合唱团激烈角逐。最终,中国首都警官合唱团、西安音乐学院合唱团、苏州科技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获金奖,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四川音乐学院合唱团、大连艺术学院混合合唱团等5支合唱团获银奖,福清侨乡合唱团、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合唱团等7支合唱团获得铜奖。

参赛团队水平大幅提高

合唱团演唱水平较往届大幅提高,这是本届金钟奖合唱比赛评委们的共识。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沛东的话说,这是参赛水平最高、参赛团队最多的一次金钟奖合唱比赛。“前几届,参赛的音乐学院队没有这么多,本届比赛,全国九大音乐学院中有5个音乐学院派出了6支合唱团。在合唱的教育推广上,青年人是主要的。在合唱的教育推广上,青年人是主要的。在合唱的教育推广上,青年人是主要的。”

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也说,本届金钟奖合唱比赛,堪称国家顶级合唱团队的一次大团聚、大检阅。

中国音协积极推广新作品

原创新曲目的演唱是本届金钟奖合唱比赛最大的亮点。在本届合唱比赛中,第二轮决赛每个队要演唱两首歌

曲,其中一首要从第八届金钟奖合唱作品奖的获奖作品中选出,一大批新作得以在舞台上呈现。中国音协合唱联盟主席徐锡宜说:“我们创作出来的合唱作品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如果我们唱出来而且效果很好,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唱新歌。以前的合唱比赛大家经常唱老作品,这次一下就丰富了我们的曲目,促进了合唱技术的发展。”

而新作品在多调性、多声部的处理上的创新,也为合唱团队的演绎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徐沛东说,有的曲目调式变化非常复杂,一不小心就会被带到“沟”里去,唱得跑调。去年,合唱金奖作品《回音壁》就是这样,但这首作品带有很强的时代性。

在35个参赛团中,有11个选择了由徐锡宜作曲的《归园田居》,这首歌的歌词来自于东晋诗人陶渊明写的《归园田居》。常熟江南云水合唱团的指挥陆亚芳说,自己与徐锡宜是朋友,在合唱团排练这首歌时,她曾给徐锡宜打过电话,请教他应该如何演绎这首歌。徐锡宜表示现在很多合唱队唱过这首歌,有的让他很不满意。他希望这首歌能唱得更柔和一些,有田园的味道。得到作曲家指点的常熟江南云水合唱团据说是比赛中演唱这首歌得分最高的一个队,他们最终也获得了铜奖的好成绩。

西安音乐学院合唱团指挥魏征表示,本次比赛他们选取了包括新作品《羊角花开》在内的各具特色的4首作品,演唱时从声部均衡、音色及音乐处理等都要有很大差异变化才能准确体现。比如,陕北风情的情歌将原生态音乐元素和现代创作手法结合,演唱时用混声合唱与原生态的领唱相结合,领唱要突出却不能突兀于合唱之外;取材

自西南羌族音乐的《羊角花开》,既有柔和的轻声合唱,也有活泼快速的羌语合唱,演唱时结合有民族特色的手势动作。作品不同的个性特点决定着团队要具备至少4种及以上的声音音色特性,同时要求指挥将不同音色巧妙地组合使用。

对于演绎新作品时的伴奏配乐、指挥动作手势的设计运用等方面,合唱指挥家杨鸿年这样建议:“合唱的一切设计都要与音乐融为一体,脱离音乐之外的都是多余的,无论歌声、配器、手势动作,都应该与作品风格相符合。”

合唱是群众艺术的基石

苏州科技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的指挥陈正哲去年9月刚上任音乐学院院长,作为一个有着留美经历的教授,他在上任伊始就重点抓学院的两个团,一个是民乐团,一个就是合唱团。他也是个不讳言抓合唱团的功利性,就是时间短、见效快。“我们的音乐学院不算第一流的,也不算最底层的。声乐相较其他器乐更容易训练出来,容易在这方面有突出的发展。”

陈正哲说,他们学院能获得金奖,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新的训练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提高训练强度。他们在台上的每个细节都是精心准备过的,例如舞台动作就是由苏州市科文中心的芭蕾舞总监设计排出来的,包括上台时用的乐器放在哪儿,他们几乎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这样就能将所有的心思放到唱歌上,心中就有底了。”

如果说合唱项目容易出成绩,那么谈到合唱发展的未来,却绝不是纯功利性的。陈正哲说,西方国家在合唱上的发展道路告诉我们,合唱的发展,先是

单纯的合唱,然后是管弦乐队加合唱,最后就是大型的歌剧。“国家大剧院最初要自己做歌剧时,也有人担心会不会有观众,但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底层的砖块垒好后,上面的房子就盖起来了。合唱是很好的底层的基石,它的面很广,你能数出全国有多少个交响乐团,但你数不出来全国有多少个合唱团,一个小小的公司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合唱团。人的声音让人愉悦的话,观众自然想听,自己也想唱。”

要加强对作品的理解

“虽然本届比赛参赛团队的水平大幅提高,但各队之间的水平差异还比较大,音准不够稳定、对作品的理解不够深入等老问题依然存在。”本届金钟奖合唱比赛评委会主任、作曲家孟卫东说。

而最让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姬伦格日揪心的是合唱团对于作品句法的演绎方法。“比赛中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合唱结构的安排、句与句的关系,说到底还是句法的问题。引子怎么唱,高潮怎么推出,如何收尾……有时候人们过于想要表现自己,缺少对作品的理解、风格的把握,其实有时娓娓道来就可以。”

本届金钟奖合唱比赛评委会主任、作曲家印青也认为,在演唱中,除了强和弱,更应该处理好音量的中间地带。他以自己的作品、这次比赛的规定曲目《天路》为例,进行了说明。“《天路》改成合唱作品后,演唱的难度比较大,对张力和强弱的把控,对速度的把握要求很高。有些队员容易把这首歌唱成要很强烈,要很弱,其实它还有中间层次的东西,合唱要把气息在流动、情感在流动表现出来。”

艺术·剧评

《海鸥和别的鸟》的包容性

罗 群

《海鸥和别的鸟》,爱尔兰导演昆火与中国演员合作的作品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海鸥》是契诃夫的经典之作,尽管契诃夫本人最初并未意识到《海鸥》是如此经典;《海鸥和别的鸟》则可说是一部“融合”之作,它发现了契诃夫的《海鸥》所表现的人类情感与生活状态的普世性,并将其放大,同时又注入了许多现代人的思考与挣扎。

《海鸥和别的鸟》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复杂性——无论是内容、思想,还是结构、形式。

《海鸥和别的鸟》的人物设置大体沿用了《海鸥》的人物关系:一名青年男作家有一位明星母亲,男作家爱上了一个女孩,他的明星母亲看上了一名“成功”的男人。男作家爱着的女孩却有着“高远”的理想,她也向往着那位“成功”的男人能带着她飞黄腾达,结果却堕入被抛弃的痛苦深渊。整日“为生活挂牵”而身着黑色衣服的女人,有着一个虽然平庸却深爱着她的丈夫,而她则倾慕着别的男人。

说起来,这不过是些“我爱她,她却不爱我”的滥俗故事,剧中的每个人都沉溺于自己爱而不得的痛苦,却很难意识到自己同时也被他人爱着的幸福。其实,人们的所有求与所得常常有所背离,其间的痛苦和遗憾几乎是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的。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并不出彩的情节设计有了穿越历史、直击当下观众心灵的力量。

契诃夫的《海鸥》创作于1896年,想到19世纪末俄国的状况,就更能明白契诃夫通过他笔下庸碌彷徨的人物,传达的是怎样刻骨铭心的焦灼和迷茫,这一点上,《海鸥和别的鸟》与《海鸥》一脉相承。

然而作为晚辈,《海鸥和别的鸟》更彰显特色的是戏剧的展开形式。据说,当年排演《海鸥》时,契诃夫对演员们痛哭流涕、推心泣血的表演方式很不满,他想要的是以一种内敛的表达,塑造一群普通人。相比之下,《海鸥和别的鸟》的整体呈现都要奔放甚至躁动一些,它属于当今时代的年轻人。

演员们都穿着类似芭蕾舞《天鹅湖》中天鹅的服装,并模仿四小天鹅的经典舞步——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向经典致敬,不过倒更像是向经典的戏仿。曹禺的《雷雨》中的台词“让天上的雷劈死我吧”多次出现在《海鸥和别的鸟》中,演员甚至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跪在地上,大声朗诵这句台词;老舍的《茶馆》的影子,也偶尔闪现,旋即消失;全剧末尾,演员们纷纷走向舞台一角,走路用的是京剧的步伐、身段,有的模仿武生的大气有力,有的模仿青衣的袅袅婷婷,且都有所夸张。该剧还特地请来著名北京曲剧演员许承章参演并一展歌喉,传统唱腔与生俱来的历史感给全剧增添了不少沉甸甸的质感。芭蕾舞与老北京味道碰撞,这种呈现够大胆,也够独特。

如此多不同艺术表现手法的杂糅,就好像用烤鸭蘸鱼子酱配着咖啡一起吃,固然是丰富和独特的,至于好不好吃,那是个人口味了。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丰富的呈现形式加上演员与观众的互动,已经彻底打破了许多作品孜孜以求的“真实的幻觉”,不断暗示着观众:我们是在演戏,你看到的不是真的生活。然而,这种表现手法,配合着如标本一般简洁、直直冲入眼睛的舞美设计,也带来了一份哲思:无需在戏剧中试图再现真实的生活,或许戏以及戏里的挣扎、痛苦,本身就是真实的生活。

《海鸥和别的鸟》有一种来世之笔——耄耋之年的著名儿童剧表演艺术家方芳坐在轮椅上,台词极少,只是由人推着,绕台而行。这一设计为热情躁动的舞台表现添了一抹安静,静极更显得灵动;也为这种现代和先锋的艺术诠释带来了一份深邃和厚重。年长与年轻的并置、碰撞也带来了不少思考,这种思考关乎生命。

艺术·资讯

王莘、曹火星、施光南三作曲家音乐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张婷)《歌唱祖国——王莘、曹火星、施光南三作曲家作品音乐会》日前在天津大礼堂举行。

天津歌舞剧院青年指挥家董俊杰携手百人乐队、200人合唱队,以及天津歌舞剧院歌唱家于淑珍、关牧村、李瑛及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王威、总政歌舞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等,为观众奉献了一台音乐盛宴。

音乐会以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拉开帷幕。随后,《在希望的田野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接踵而至。

音乐会上,耄耋之年的于淑珍倾情献唱,其唱功不减当年,赢得了满堂彩。3位作曲家曾经的同事关牧村、李瑛等也登台演唱,以动人的歌声表达怀念。作为施光南很多作品的首唱者,关牧村激动地说:“施光南老师将艺术歌曲民族化、民族歌曲艺术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歌声永远奉献给大家,永远怀念施老师。”

孟京辉“48小时”开创戏剧直播先河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由孟京辉执导的国内首个戏剧直播平台——“48小时”第一季直播日前收官。持续10天的直播创造了戏剧观众的数量之最,也开创了国内戏剧直播的先河。

9月18日,知名戏剧导演孟京辉在京宣布开通百度直达号,并携手百度打造中国首个互联网戏剧直播直播平台“48小时”。“48小时”第一季挑战赛要求张新新、康赫等5位青年编导和他们的团队分别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根据随机命题,用48小时创作出一部不少于20分钟的戏剧作品,5部作品的创作共历时10天。最终,《手提箱》、《失恋博物馆》等作品受到孟京辉的一一点评、指导。

“48小时”把整个创作和表演过程通过网络呈现在观众面前,这种戏剧创作的直播形式也引发了网民的关注。据百度数据显示,10天来“48小时”的总点击量超过121万次,平均下来,一天的观看人次相当于北京所有剧场门票总数的2.7倍。

“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将办

本报讯 (实习记者罗群)经过3年的酝酿、筹备,“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将于10月16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繁星戏剧村举办。

此次艺术节以“传承、创新、青春、未来”为主题,13部精心遴选的作品将进行50余场演出。作品运用戏曲的本体与当代的包装,力求打造一场俘获年轻观众的戏曲盛会。

本届艺术节参演作品风格、剧种力求多元,既有来自知名院团的作

吕克·贝松新片《超体》将登中国银幕

本报讯 (记者张婷)今年北美暑期档,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好莱坞女星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动作电影《超体》成为大赢家,7月在北美上映当日,就拿下了首映票房冠军。据悉,该片将于10月24日登陆国内各大影院。

《超体》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的故事。少女露西被犯罪集团在体内植入病毒后,又因意外导致病毒泄露。

命悬一线之际,其大脑潜能被完全开发,成为“女超人”,走上寻找真相、努力自救的道路。该角色在斯嘉丽·约翰逊的精彩演绎下,成为继《杀手莱昂》中的小女孩玛蒂尔达后,吕克·贝松作品中又一个极其鲜明的女性形象。

在该片中,吕克·贝松不仅不惜血本特邀好莱坞顶级视效团队,《变形金刚4》电影的御用团队为该片打造出惊人的视觉效果。

艺术·讲述

我为青年演员讲“琼花”

李 宁

今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问世50周年,截至目前,该剧已累计演出3800多场,成为中西文化在芭蕾艺术领域完美融合的奇迹,更是中国芭蕾史上的一座傲人的里程碑。作为琼花的第四代扮演者,笔者在欣慰和激动的同时,也想以自己的经验,为“80后”“90后”演员在塑造琼花的艺术形象时,提供一些帮助。

1995年至2001年,笔者作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女主角琼花的扮演者,活跃于舞台。2004年,笔者结束了芭蕾舞演员的生涯,承担起为年轻一代演员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工作。在排演过程中,笔者感觉,新一代芭蕾舞演员在演绎红色经典时的优势与劣势是并存的:她们在舞蹈学院接受了系统的、完善的、严格的专业训练,具有更优秀的身体条件,舞蹈动作的完成和技术难度对于她们来说并不是难题,但如何深入理解和塑造人物,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情感,对于她们这些生活阅历尚不够深、舞台表演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人来说,则是较普遍难题。笔者认为,在指导青年演员塑造琼花这个角色时,应突出演员对角色个性特征的把握和心理情感体验,引导她们揣摩每一个细节的眼神及动作,让角色“活”在自己身上。

首先,要用准确而又形象的舞蹈形体语言揭示琼花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情感。芭蕾舞剧是用肢体语言所演绎的形象、情感与故事来打动观众的,演员要运用自己的体态、站姿、步态、手势、习惯动

作以及动作的节奏和频率等创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征,按照角色的要求对自己的形体做出必要的调整和设计,使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魅力。

琼花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一些视觉冲击力很强的动作体现出来的。例如在第一场中,琼花在椰林中逃跑又被抓回,惨遭毒打却宁死不屈,一系列强烈、顽强的反抗动作中运用了与中国舞和京剧的元素,并与芭蕾舞的急速旋转相结合,凸显出其刚烈、倔强、勇敢、坚韧的性格,特别是“点步翻身”“倒踢紫金冠”等高难度技术动作已成为琼花的“招牌动作”。随后,被打得昏死过去的琼花在倾盆大雨后苏醒,立起的足尖以一系列快速而平稳的“苏依维(suivi)”碎步形成了内心独白,表达了其悲苦、孤独、凄凉、无助的艰难处境。在“常青指路”一段中,洪常青搭救了琼花,指引她投奔红军,又拿出两枚银毫子递给她时,琼花意外感动地一下子立起足尖,先在胸前摩擦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银毫子,对着恩人深鞠一躬。这些细节渲染了人性美和人情美,备受欺压的女奴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第二场中,琼花来到娘子军营营地请求参军,她用颤抖的手狠狠地撩起衣袖,露出一排排血肉模糊的鞭伤,爆发性的动作作似铿锵的话语:“就为这个,我要造反报仇!”

青年演员应该深入研究这些精彩的细节,从模仿出发,在不断的重复体验中,形成对人物的理解。

其次,从生活出发,探索并体验琼花

的内心世界。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个优秀的演员都应该确实地感受到他所表演的一切,不仅要在研究角色的时候一再地体验人物的内在情感,并且在每次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去体验人物真实的内心情感。”在剧中,琼花是苦大仇深、刚烈、倔强、勇敢、坚韧的代名词,是一个对反动阶级充满刻骨仇恨和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英雄形象。而要把这些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对于习惯了轻盈飘逸、优雅唯美的年轻芭蕾舞者来说并非易事。

笔者先引导演员们去了解琼花这一人物的年龄定位。根据剧本和电影中的人物原型,从逃出南府的丫头成长为红军战士的琼花只是一个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女孩子,这与现在年轻一代的演员大体相当。演员们从年龄体验上一下子拉近了与琼花的心理距离,也就更容易理解和体验琼花的心理和感受。

之后,笔者引导演员们去认识琼花的出身背景。琼花是典型的无产阶级代表,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她被卖到南府做女奴,受尽压迫和摧残,逃跑和投奔红军是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绝望的处境使她对于南霸天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仇恨深入骨髓。有了这样的思考和认识,才能理解琼花的性格根源,及其反抗带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由于她最初带着狭隘的复仇心理入伍,缺乏一个革命战士应有的政治觉悟和素养,所以在执行侦察任务遇到南霸天时,为报仇私违反了纪律。洪常青和组织